

「純真」與「質樸」

台語童謠和童詩的音樂體驗

文／李錦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攝影／ALEX CHANG

由台文館、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屏東縣全方位音樂協進會主辦的音樂體驗活動，由古典音樂人洪千富、李錦雯、唐佳君將詩人李秀情感豐沛的作品，回歸到最簡單的人聲、鋼琴、小提琴之間的音樂對應，創作出融合古典與現代的音樂語彙。現場透過「童謠集錦序曲」、「台語童謠演唱」、「《一樸小花蕊》童詩朗誦及演唱，帶領親子民眾投入詩與音樂的饗宴。

一、活動的起心動念

「童謠」與「民謠」由於其「民常」的特質，容易被忽略其文化上的價值，實際上它是產生於人與人互動的過程，有可能是一隨興的順口溜，或是俚語，甚至會有不太文雅的字句，但卻是紮紮實實地植基於人的日常活動中，而文化原來就是建立於人的活動之上，因此，雖然有可能「民謠」或「童謠」無法宏觀地描述大時代的情感，但卻可以從微觀的角度去體會某個文化脈絡下的細膩情感的表達，甚至反映出其文化特色的某些面向。

相對於「謠」的直接與質樸，「詩」可以說是較間接且抽離現實生活的表達情感方式，在文學創作中，「詩」，原本就是一精練的過程，結晶的成果，需字字推敲斟酌，而在台語文學中，專為兒童創作的詩非常稀少，詩人李秀的台英雙語童詩《一樸小花蕊》，由個人情感出發，以「母親」「女兒」心境，更以兒童觀察大自然的角度創作童詩，當然也描繪出20世紀後半期，台灣詩人心中的台灣情感。

詩本身就已具備某種韻律感，因此，為「詩」創作「音樂」其實也是就詩所要表達的意境與內涵做再度的詮釋，古典音樂人洪千富、筆者、唐佳君將李秀情感豐沛的詩作，刻意地脫離電子合成樂器的元素，回歸到最簡單的人聲、鋼琴、小提琴之間

的音樂對應，創作出融合古典與現代的音樂語彙。詩與音樂的結合，讓文字透過聲音再度地被創作，《一樸小花蕊》童詩歌曲創作賦予「詩」與「歌」現代的意義。

二、活動設計的構思

（一）挑戰傳統音樂欣賞的方式

一般傳統音樂會的欣賞，無論在呈現的方式、甚至場地的設計，其實就已經將演出者與欣賞者之間劃出一條既定的界線，欣賞者往往是處於較被動的角色，必須完全地接受表演者所產生的音樂。雖然如此可讓演出者與欣賞者各自有一安全的空間去揮灑成想像音樂，但是總感覺缺乏了一些互動與溝通，因此彼此之間產生共鳴的可能性會被降低，最後犧牲掉的會是音樂本身的價值。因此，將此次活動定調為「音樂體驗」，是想經由此「加強互動」的觀念，突破傳統制式音樂會的形式，讓表演者與欣賞者之間的音樂溝通更直接與頻繁。

（二）集體創作

「童謠」與「民謠」皆是在某一特定文化之下的集體創作，有可能是勞動的過程、遊戲過程、親子互動的過程隨口而出的即興創作，由於其隨興與有感而發的直接特質，會讓處在相同文化的人產生



洪千富老師、楊淨姣老師、蘇孟莘老師生動的肢體語言。

即刻的共鳴，甚至會心一笑，也有可能參雜了一些當時流行的俚語或口頭禪，因此會在民間流傳。在以前未有任何電子設備或錄音器材的時代，當然是依靠口耳相傳，由這一村落流傳到另一村落，在流傳的過程難免會有刪減、增加、改變原有的創作，因此童謠或民謠是沒有所謂的單一作曲者，最多只能追溯其或許曾在某一地區廣為流傳。

（三）音樂教育理念的融入

如此「集體創作」的概念也希望延伸到此次活動中童謠的音樂體驗中，讓觀眾能在活動過程中也參與創作並體驗民謠。奧福（Carl Orff）音樂教育哲學與達克羅茲（Emile Jaques-Dalcroze）音樂教育哲學都共同提出律動的重要性，音樂感受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人對節奏的反應與結合，兩個音樂教育理念都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潛在的音樂性，而此潛在的音樂性是須要被激發的，而如何讓身體去感受節奏是最基本且最直接的激發方式。

〈丟丟銅仔〉與〈天黑黑〉都是屬於輕快且節奏鮮明的曲子，在曲風上也是較活潑且逗趣，因此加入一些簡單且固定的節奏於歌曲中可更增加其特色。〈丟丟銅仔〉描述的是火車的行進，而火車行進時的規律節奏，是可以透過簡單的雙手擺動來模仿輪軸規律的動作，火車到站與離站的汽笛聲則可以在樂句的結束時發出汽笛聲。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與聲音，所傳達的音樂體驗就是規律的節奏，與樂句的辨認。〈天黑黑〉描述老夫妻之間的生活情趣，則是安排由觀眾以手打固定與變化的節奏（♪ ♪），增加曲子的趣味性。當然也讓觀眾在耳朵聽到演唱者演唱歌曲的同時，一起製造不同的音響，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再度地創作了民謠，身體的感知與聽覺的結合，並且主動地在音樂進行過程中加入音樂要素，也是一種欣賞者的創作體驗。

〈白鷺鷥〉的曲調是由五聲音階構成，曲調較優雅，採用頑固低音（ostinato）的概念，由觀眾低聲重複地哼唱Do-Sol-La-Sol形成一簡單的伴奏

型態，再加上高大宜（Kodaly）的音階手勢，讓參與的觀眾可以很迅速地掌握音程關係，並且在演唱者演唱過程中，由觀眾擔任人聲的伴奏，這也是另一種型態的再創作。透過簡單的音樂概念引導，讓觀眾不再只是純粹的欣賞者，同時也是音樂的製造者，音樂欣賞的角色也因而會較主動，而主動的態度也同時增加觀眾音樂欣賞的深度。

（四）動態與靜態的活動安排

此次活動的上半場安排了可與觀眾互動的「民謠」體驗，是較動態的音樂體驗，下半場則是屬於較靜態的音樂與文學的體驗。此次為全新創作的首演，為了能讓觀眾更深入地體會，安排由李秀本人

朗誦其所創作的童詩，並搭配投影片，先讓觀眾瞭解詩的創作來源以及其所欲傳達的意境，接著由音樂的創作者現場表演專為此詩作所譜寫的樂曲。這一次一共發表了6首歌曲〈愛的歌聲〉、〈阮咧彈琴〉、〈果子恰其他〉、〈狗蟻食我的餅〉、〈一籬小花蕊〉、〈月娘〉。

（1）愛的歌聲

主要描述「母愛」的偉大、包容，以及對「母親」的懷念，因此在旋律線條上以及配器，採用溫暖、流暢，與寬廣的風格；採用行板（Andante）的速度，三段曲式，旋律線條則是採取娓娓道來，緩慢鋪陳的方式，23小節逐漸上行的旋律帶領出較激



琴聲與歌聲悠揚。



筆者與小觀眾在台上互動。



詩人李秀朗誦的神情。

動的情緒，到30小節由鋼琴將主旋律推到此曲的高潮；A段再現時（38小節），一再地道出對母愛的依依不捨，最後以三次的「我愛汝」，讓聲音的線條逐漸消逝的方式結束此曲。

（2）狗蟻食我的餅

這是一首從兒童小小世界觀察螞蟻的活動而產生的「人蟻對話」情趣的曲子，因此在旋律上以簡單、輕鬆且口語的方式創作，編曲上讓鋼琴的切分音音型（第3小節）、半音（第1小節），與小提琴半音的滑音（第17），營造出活潑，有趣，頑皮的氛圍；到中段（第25小節）急促的伴奏製造更多熱鬧的氣氛，到37小節整個節奏刻意的緩慢，給予觀察螞蟻的這位「小朋友」頤指氣使地指責螞蟻偷吃餅的狀況，讓音樂更具有畫面性。

（3）一簍小花蕊

此曲將人生比喻為大自然，將失去母親的小孩比喻為雨中的小花朵，受到無情的風雨摧殘，但是經過風雨的洗禮（大自然的洗禮）的小花蕊會因為「母親帶來的陽光」而再度綻放美麗。

此曲的編排，隨著詩作從驚惶失措美麗的小花

朵到受風雨凌遲，到最後再度盛開的發展，由較安靜躊躇的音樂型態開始，到15小節，鋼琴伴奏開始連續的交錯琶音描述風雨的無情，當主題再現時（第26小節），給予較輕巧活潑象徵希望的音型，最終結束在悲傷但美麗的E小調尾奏中。

（4）果子伶其他

此曲將四種台灣在地的水果：蓮霧、葡萄、西瓜、楊桃，用兒童的眼光「擬物化」描述，給予四種水果想像中的不同個性，因此在旋律與編曲的創作上以組曲的方式串連四段歌曲，中間以過門精巧的轉調讓整曲不間斷的由C大調導奏（C大調）—第一段（降B大調—C大調）—過門—第二段（E大調）—過門—第三段（G小調）—過門—第四段（G小調）串連，速度則是以快—慢—快—慢交錯編排。

將蓮霧比喻成一串的鈴鐺，所以旋律與伴奏都賦予輕巧活潑的特性（第9小節）；葡萄是滾來滾去相互嬉戲的玻璃珠，旋律與編曲給予舒服、流動的特色；西瓜被形容成愛跳動的大皮球，鋼琴與小提琴跳音及撥弦（第82小節）來表現音樂的俏皮，主旋律也是以跳動的旋律來演唱；楊桃是掛在天邊閃爍的星星，主旋律與小提琴奏出情歌式的旋律，以G

小調描繪出難以捉摸，但又有無限想像空間的楊桃情歌。

(5) 月娘

作者將月亮描述為一捉摸不定情緒多變的少女，既愛漂亮、又嬌羞，怕孤單又獨處天際；音樂的編排，調性上由D小調開始，中段轉為D大調，再回歸到D小調，拍號由穩定的4/4拍開始，到23小節轉為D大調的同時，轉換到活潑的6/8拍，描繪月亮圓缺的善變與活潑的性格；主題再現時，又以D小調的旋律表現出月亮恬靜的一面，並在較高亢的尾聲中表現出人無法真正親近月亮的遺憾。

(6) 阮咧彈琴

這首詩是以小朋友的角度，描述學樂器必須練習的無奈，並且趁父母不在家時偷看卡通影片的情景，是一非常有生動畫面的作品；由於是敘述性質，所以詩作內容的文字偏多且沒有重複性，必須採用較單純的音程跳動與單純節奏構成的旋律來搭配複雜的歌詞，以維持其童趣的風格；導奏的部分由鋼琴奏出C大調上行音階，但結束在升C與D的不協和音程（第1—3小節），描述音階練習出錯的過程；鋼琴間奏的部分（47—54）巧妙地運用〈洋娃娃之夢〉這首小朋友必學的名曲的部分段落，並加上類似小奏鳴曲風格的變奏，採用小朋友熟悉的學琴題材來創作，讓這一首描述性的曲子，能藉由聲音讓人想像所欲描繪非常生活化的場景。

三、活動的過程

此次活動設定為親子音樂會，因此在4月20日下午2點，就陸續有民眾穿著輕鬆帶著各種不同年齡的小孩陸續入場，不同於傳統音樂會開場前的肅靜，

此次音樂活動前現場的氣氛是較活潑與放鬆。

音樂活動一開始由台文館王素惠秘書為音樂會作一簡潔的致詞之後，活動隨即展開。

第一首曲子〈童謠集錦序曲〉，是由洪千富老師與筆者將〈西北雨直直落〉、〈點仔膠〉、〈丟丟銅仔〉三首曲子重新串接與改編成小提琴與鋼琴的版本，一氣呵成不間斷的演出，立即將觀眾帶入民謠的情境。〈童謠集錦序曲〉演奏完畢之後，由筆者說明此次音樂活動設計的起心動念，以及節目安排的內容，並說明「民謠」與「童謠」的創作過程與內涵，讓觀眾除了從節目單的內容之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本音樂活動。

接著，楊靜姣老師上台進行〈丟丟銅仔〉的音樂體驗，楊老師先說明〈丟丟銅仔〉的來源，活動的部分則是要求觀眾站起來，並將觀眾分為左、右二邊，左邊的觀眾作兩手同時上下擺動模仿火車轉動的輪軸，而右邊的觀眾則是要模仿蒸汽火車汽笛的「嘟嘟」聲，在楊老師清楚的示範與帶動之下，觀眾很迅速且專注地將此二種肢體動作完全掌握，接著楊老師開始演唱，觀眾在另外兩位老師（洪千富老師，蘇孟苹老師）的協助帶領下，不僅能正確地作出肢體律動，且能隨著曲子的速度的漸快與漸慢調整。〈白鷺鷥〉這一首曲子，也是由楊靜姣老師先將白鷺鷥此種動物的特性，以及白鷺鷥和台灣農業之間的關係先作說明，為了表現出白鷺鷥優雅的特性，要求觀眾輕聲且圓滑的哼唱（Do-Sol-La-Sol），為了保持音高的準確度，由洪千富老師輕聲的拉奏協助，蘇孟苹老師在舞台的另外一邊則是以高大宜的音階手勢帶領觀眾模仿。當楊靜姣老師開始演唱〈白鷺鷥〉時，觀眾隨著主旋律與鋼琴聲，優雅地作手勢以及哼唱頑固低音的伴奏，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地結合觀眾的聽覺與律動，以及由自己身



觀眾放鬆但投入的表情。

體（聲帶）產生的聲音。第三首活潑逗趣的〈天黑黑〉則是讓觀眾一部分打固定的拍點（♩♩♩♩），另一部分則是打較活的節奏（♩♩♩♩♩♩），在簡短的示範帶動後，觀眾也很迅速地進入狀況，樂曲開始演唱時，觀眾一方面要欣賞（聽）也要正確地回應肢體律動，當然蘇孟辛老師與洪千富老師在舞台兩側的協助帶領是更能讓觀眾體會到正確節奏與拍點，在歌曲演唱到「兩人相打弄破鼎，弄破鼎，弄破鼎」的延長記號時，在台下事先安排好的兩個演出人員，則是不規則且迅速地敲打鍋子與三角鐵，整首曲子在「哇哈哈」聲中，歡樂且熱鬧地結束。

上半場的動態音樂體驗結束後，由筆者接續著解說「詩」與「歌」的關係，並將「謠」與「詩」的差異作一比較，鋪陳了下半場節目的性質；接著，介紹李秀，作品的特色以及〈一樁小花蕊〉創作角度與情懷。

活動下半場則先由李秀親自為觀眾說明其創作的歷程，〈一樁小花蕊〉如何由中文童詩〈小雨點〉延伸創作，已故音樂大師如何為〈小雨點〉譜曲等過程，李秀親切活潑，國、台語交雜的現身說法陳述創作者的感受，並與觀眾更直接地互動，熱情地邀請觀眾自然參與其創作情懷。節目的進行則是先朗誦詩作，進行音樂的表演。

〈愛的歌聲〉在朗誦之前，李秀提醒觀眾要勇於表達對母親的愛，多說「我愛汝」，帶領觀眾

一起看著投影片並朗誦歌詞。〈愛的歌聲〉音樂的曲風柔美溫暖，聲樂與鋼琴，小提琴聲線綿密交織出濃濃的母愛。〈狗蟻食我的餅〉，則是李秀小時候自己如何觀察成群結隊的螞蟻的生態，所留下的記憶，曲風生動活潑。在〈月娘〉這首曲子中，月亮被比喻成愛漂亮且害羞的姑娘，她如何與天際中的星星為鄰，如何妝扮自己與同伴玩耍，音樂曲風婉約。〈果子恰其他〉，將蓮霧、葡萄、西瓜、楊桃比喻成有生命的物件。其他曲目：〈響不停的鈴鐺〉、〈愛走跳的大皮球〉、〈愛玩耍滾動的玻璃珠〉、〈愛出風頭的天星〉，音樂的曲風則是依循這些不同個性的描述作風格的轉變，利用調性與節奏的變化賦予每一首截然不同的個性，並利用精巧的轉調將其串連成一氣呵成的組曲。〈阮咧彈琴〉演奏之前，播放了一段李秀的兒子蘇恩聖親自描述：自己小時候如何不讓父母親發現沒有練琴的小聰明，讓在場的觀眾，無論是父母親或是小朋友都不禁莞爾。在演奏此曲之前，筆者提供了兩個神秘小禮物，第一個是邀請一位從沒有學過鋼琴的小朋友上台，另一個小禮物是送給能猜出此曲的間奏安插了那一段耳熟能詳的鋼琴曲的觀眾；有一位身穿綠色小洋裝的小女生很大方地舉手上台，並在筆者的協助下，用一根手指彈奏C大調音階，而此音階正是〈阮咧彈琴〉的前奏，也就是讓小女孩參與台上的老師的演奏，表演結束時，有一位觀眾也猜出〈洋娃娃之夢〉的素材被巧妙地編排進此曲的間奏片段，這樣的互動也加強了觀眾對這首創作的印象。〈一樁小花蕊〉由楊靜姣老師甜美且感情豐富的歌聲，唱出失去母親的小孩如雨中花蕊，受盡摧殘的無奈，小提琴豐富的線條強化了聲樂的表情，鋼琴將整曲的情緒烘托出其美麗與哀愁。整場音樂活動在優美的樂聲中落幕。☞